

中国记者丛书

王 匡

# 通 讯 选

TONGXUNXUAN

新 华 出 版 社

# 二二二 通讯选

新华出版社

中国记者丛书  
王匡通讯选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插页3张 84,000字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592-8/G·161 定价, 2.00元

##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纪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

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本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

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 王 匡 小 传

王匡，原名王卓培，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一九一七年八月生，是当代著名的新闻记者。

王匡一九三一年入东莞中学读书，积极投身于爱国进步活动。一九三七年底奔赴延安，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一年后任中共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随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到中原解放区，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部长。日本投降后，任中共南京办事处秘书，兼任新华社南京分社采访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到太行山筹备新华社临时总社，并任国内部副主任。一九四七年，以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介绍刘邓大军胜利进军及揭露蒋管区黑暗统治的新闻通讯，象《南征散记》、《跃进大别山》、《蒋管区农村见闻》等篇，及

时反映了前线的消息。

建国后，王匡历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参与创办全国解放后第一家大型对开的晚报——《羊城晚报》。“文化大革命”中，王匡被打成“三反”分子，备受迫害。一九七七年复出，历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第六、第七届常务委员。

# 目 录

^^^

- 1 如此南京
- 8 饥饿的广州
- 13 恐慌的汉口
- 15 新闻数则
- 22 李先念将军印象记
- 30 访内战先锋宋瑞珂
- 32 初访石灰窑
- 42 美国如何助蒋扩大中国内战
- 48 荒谬的审判
- 54 南征散记
- 59 跃进大别山
- 86 蒋管区农村见闻
- 94 进军江汉
- 110 解放后的海南岛
- 121 阿尔及利亚印象
- 140 摩洛哥印象
- 158 后记

## 如此南京

### “美化南京”

刚到南京，使人疑心置身香港。这并不是因为它一样的环山带水，挂绿穿红，而是染人耳目的洋装打扮：招牌，广告，吸引人的各种标帜，在古老的方块字下面，增添上一行时髦的英文，有些宏大的酒家，洗染馆，办事处，则干脆省掉了中国字，完全由英文字代替，尤其是晚上，当那乍红乍绿的霓虹灯呈现出那耀目的 Restaurant Coffco Shop Office……再加上从那急驰过的吉普车上飘溢出来的异邦人口音，……这不是香港是哪里？

但当我定睛一看，站在街头上的“警员”，是穿着中国制服的同胞，而不是印度人，再看到那矗立在国府路上的两座写着“国民大会”的朱红色的牌坊，还有“国民政府”，“军令部”等很多军政要地，便很快意识到：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南京，还是和战前一样的热闹，但它要比从前纷乱得多，“还都”以后，人口一天天地增加了，日本人走后，增添了一批美国人，旧的汉奸官员们下台了，“新”的大小官员们即从海陆空源源而来补缺。天空上不停地掠过忙于装载贵人回都的飞机，码头上挤满了从重庆运来的笨重行李。在马路上，大小卡车，装着一车一车“接收”过来的家具，忙于装饰着“还都”要人们的府第，市政当局全力为了涂陈抹旧，送往迎来，可真把他们忙坏了。

日本人在南京统治了八年，留下了不少耻辱的痕迹，但很快就给这些“新景象”所涂抹和冲淡了，记得“还都”那一天，曾有人照例提起过“不忘南京大屠杀”一类的话，但没有什么反响，至于惩奸、善后一类，也不大为新贵们所热中，大汉奸除了缪斌、陈公博被舆论迫得不得不行公开枪决外，都送到苏州“秘密处理”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日本货，只在拍卖行上偶然看到，商场上已日渐匿迹，代之而兴的是美国克宁奶粉，美国香烟，美国哗叽，卡叽布，吉普车，玻璃衣服，维他命丸子，DDT……他们滚滚而来，挤满了各公司货店，商人们也顶喜欢说这句形容价廉物美而逗人欢喜的话：“美国的！”

市府当局，宣布计划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美丽的南京，即所谓“美化南京”，但偏偏有人解释着说：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国化的南京。

## 南京两荒

南京有两荒：房荒和粮荒。

房荒不是因为房子少，日本人在南京时，曾建筑了一部分红顶白墙的新式住宅，除了很少一部分被破坏以外，合计起来是够住的，最近又从美国运来了一批“活动房屋”，供给政府各部人员，算起来房子应该还有余裕。造成房荒的原因，由于政府进行了住宅统制，并且把房租提得很高。“接收”过来的房子，都被“封”起来了，宁可让它们空着，等候拿高价房租的主人来启封，这样一来，一般人要想找个地方住，好不容易！刚到南京的人要住旅馆也住不上，要经过市政府替你找，每人每天要付上三千元到四千元（法币）的房租。南京流行一句话：“房子要两条：金条和封条”。

但说也奇怪，一方面政府要人们天天在喊“房荒”，要市民等待当局想办法，（这里包括曾经说要“退休”的陆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的长篇“解释”，和内政部长张厉生的“说明”）一方面却在“美化南京”的名义下，限令拆毁贫民的住宅，硬要驱逐这群贫苦无告的“国民”（他们都领了“国民身份登记证”的）露宿街头，公开制造“房荒”。

粮荒呢，更使这个“美化南京”减色不少。官员们源源东下，他们只带了嘴巴，却都没随身带着粮

食。人多吃不上饭，粮价一日三涨，一个月内，米价一担从二万五千冲过七万大关！一般市民叫苦连天，以至他们对“正统元首”，也不感兴趣，他们说“蒋主席也罢，汪主席也罢，但求粮食不涨价”。

为了救济京沪粮荒，当局曾设法从四川沿江东运数千吨大米，可是运输船只还未泊岸抛锚，接着就运到东北去了。为了“收复主权”，为了“统一”，人们只得挨饥抵饿，忍气吞声，唯有望粮兴叹。

自然，人们对一面闹粮荒，一面却把粮食运走的现象，是会寻找它的根因的，他们不满意于新近走马上任的经济部长王云五所说的“补救”办法。他们想到了国防部。

京沪居民，他们对目前的米价暴涨，称作“白色恐怖”。这不单是以形会意“白”米吃人，而指的是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他上任前后的五天内，东北的战事打得最紧，米价涨得最厉害。五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四平街打得最热闹的三天，米价由六万冲到七万，金价由十七万上下跃至二十万。这位白将军下车伊始，便已如此，展望未来，则伊于胡底？这不能不令市民对他发生一种恐怖心理。

### 谣言的都市

马歇尔行馆的宣传休战声明发出后，南京很多外籍记者都说：这是针对着国民党对中共的谣言攻

势来说的。因为共产党在东南半壁，并没有宣传机关。中共代表团曾再三要求准许京沪两地筹备就绪的新华日报出版，以便鼓吹和平，倡导民主，均被政府方面敷衍拖延，后来宣传部长彭学沛干脆说：中共不能在这里办报。反之，在宣传休战中大叫“绝不休战！”的国民党好战派的报纸——“救国日报”，却由四开到对开，两大版到四大版，公开在那里喊杀不绝。

南京是个谣言世界，谣言是有系统和有计划的出现，中央社在打下长春以后的一个早上，忽然“发现”了“中共东北局的秘密文件”，内容有三点（大意），即在东北一面政治谈判，一面加紧军事进攻；破坏谈判，不定任何协议；破坏中美关系等，由此，便“发现”了中共的“阴谋”，但这三个“内容”，早在四平街战斗相持不下，中共未退出长春前，在上海南京就有人传说了，是由当地特务人员散播出来的，怎么这消息忽然又成了中共的“秘密文件”而才被“发现”？有些善于看“反面新闻”的记者，甚至断定这是国民党的秘密文件，因为它和国民党的行动是如此一致。

南京国民党报纸对苏北解放区的清算运动，攻击得非常猛烈！每天有很大的篇幅，刊载苏北人民的“惨状”，接着就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并且发动流氓特务，组织所谓“苏北难民请愿团”，要到南京中

共代表团请愿，而最值得介绍的是报上登载了一个“惊人消息”说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叔父，亲到京、沪一带，控诉中共在苏北的“罪行”，连名带姓，写得煞有介事，可是据周氏告记者称：六旬的叔父是有其人，不过在十年前已经去世了。谣言竟能使死人复活，在谣言界方面说来也颇别开生面。

在东北战事打得紧锣密鼓之际，中央社和国民党各报的奇怪“新闻”还很多很多，如今天说“毛泽东飞往莫斯科”，明天又说他“可能到南京来”，一下子四平街中共军去向不明，一下子他们又被消灭了，“珍闻”幻变离奇，使人混淆不清，在这谣言的都市住久了，身体不健全的人会被弄到神经错乱的。

## 打 和 管

南京新近成立了“国防部”，云集了一批武将。这些将军们，从他们的历史行径上看一个个都是“内战内行”的能手，据说他们都是最近因为重新在言论行动上表现得反共积极和坚决，才被提拔到国防部来的。“要做官，得反共”，比如一度传闻来京荣任国防部某要职的张发奎氏，据说就是因为他曾向外籍记者表示：欲免中国目前的饥荒贫困，必须打，打才可以解决目前严重的灾荒。其他大大小小，只要喊上几句坚决反共的话，做上几件反共的事，就可以登进这个“出将入相”的反共舞台。

这些将军们的意见，只是一片喊“打”声：“打下长春再谈”，“打下哈尔滨、齐齐哈尔再谈”，“打下安东再谈”……幸而“打倒共产党再谈”还未被提出来。据说他们总结了东北、华南的经验，“打”是有把握的，可以“消灭”共产党的，打比和有利。

对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是“打”，对他们统治的区域是“管”，南京还实行了所谓“警管区制”。这个制度，在上海闹得如火如荼，中外舆论交相责难，一时还实行不了，可是在南京，却在军警的高压下，付诸实施了。

“警管区制”，就是居民要受警员来“管”，中国有句老话“不怕官，最怕管”，这办法也实在厉害，警员中有“中统”、“军统”人员参加，所以有人说这是特务的合法化。每个警员管理一百户，他们有权闯进居民家中，半夜三更可以登门“访问”。人们封他们为“百户侯”。

这些侯爷们，整天钉着居民的行动，有时还可以发发洋财，说某某人为“奸党”“嫌疑”，徇私谋利，据云夫子庙“禁舞”也是因为他们发觉了在舞女中有“奸匪”的“侦探”，后来，经过“疏通”一下，“复舞”便可考虑。如此看来，“警员”还不失为一个捞钱的“肥缺”呢，

(一九四六年五月)

## 饥饿的广州

广州，尽管它是南国的丽都，而且我曾如此长久地怀念过它，现在我对它不敢抱什么美好的想法。因为还乡途上的多少风光，已经教训了我，多少胜利的遐想和远景，都无情地被打得粉碎了！这回，又何必再为这过分的希望而招来痛苦？

但是，眼前的广州，它比我想像的更坏的广州还要坏！

只要你登上码头，你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乞儿仔”把你堵截住，追随着：“先生，施舍点啦，做做好事啦！”随着哀求的声音，一只只肮脏的手挡住了你的去路。这群褴褛的行列，什么时候增加了这么多？更使你难堪的，是那群饥饿的贫民，他们大伙儿坐在骑楼底下，由狂叫而呻吟，由呻吟而至于倒毙。长堤永安堂骑楼下，就经常有三百多个半死鬼。收尸车子在等待着他们，每天要装上三十到六十具这样的饿殍。据说从今年二月以来就如此